

# 元 纪

## 卷第一百八十三

【元纪一】起柔兆困敦四月，尽著雍摄提格四月，凡二年有奇。

讳呼必赉，睿宗第四子，母庄圣太后，以乙亥八月乙卯生，实宋宁宗之嘉定八年也。岁辛亥，宪宗即位，以同母弟惟帝长且贤，尽属以漠南汉地。戊午，奉命分道攻宋，次江北，闻宪宗凶问，北还。中统元年三月戊辰朔，至开平，诸王大臣劝进，遂即皇帝位。

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至元十三年（宋景炎元年）

夏，四月，庚辰，诏修太庙。

郝经入见，帝赐宴大廷，咨以政事，其从行者赏赉有差。

先是宋丞相文天祥至镇江，与其客杜浒等十二人，夜亡入真州，安抚使苗再成出迎，喜且泣曰：“两淮

兵足以兴复，特二阨少隙，不能合从耳。”时犹未知夏贵纳款，故再成以二阨为言。天祥问：“计将安出？”再成曰：“今先约淮西兵趣建康，彼必悉力以捍吾西兵。吾指挥淮东诸将，以通、泰兵攻湾头，以高邮、宝应、淮安兵攻扬子桥，以扬兵攻瓜步，吾以舟师直捣镇江，同日大举。湾头、扬子桥，皆沿江脆兵，且日夜望我师之至，攻之即下，合攻瓜步之三面，吾自江中一面薄之，虽有智者，不能为之谋矣。瓜步既举，以淮东兵入京口，淮西兵入金陵，要其归路，其大师可坐致也。”天祥大称善，即以书遗李庭芝，遣使四出结约。

初，天祥未至直时，扬有逸卒，言北朝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说降矣，庭芝信之，以天祥为来说降也，使再成亟杀之。再成不忍，给天祥出相城垒，以制司文字示之，闭之门外。久之，复遣二路分覘天祥，果说降者即杀之。二路分与天祥语，见其忠义，亦不忍杀，导之如扬。四鼓，抵城下，闻候门者谈，制置可下令捕文丞相甚急，众相顾吐舌。天祥乃变姓名为清江刘洙，东入海道，遇北兵，伏环堵中得免，饥莫能起，从樵者乞得馀糝羹。行入板桥，北兵又至，众走伏丛筱中，北兵入索之，虞候张庆矢中目，身被二创，执杜浒、金应以去。浒、应解所怀金与卒，得逸，募二樵者，以蕙荷天祥至高邮稽家庄。稽耸迎天祥至家，

遣子德润卫送至泰州，遂由通州泛海以求二王，是月，始得抵温州。

五月，乙未朔，以平宋，遣官告天地、祖宗于上都之近郊，遣使代祀岳渎。

宋陈宜中、张世杰等奉益王昀即帝位于福州府，改元景炎。遥上德祐帝尊号为孝恭懿圣皇帝，又上太皇太后尊号，册杨淑妃为皇太妃，进封广王昺为卫王。升福州为福安府，以大都督府为垂拱殿，便厅为延和殿，王刚中知福安府。金华尉赵孟垚怀太上皇后帛书间道来上，擢孟垚宗正寺簿。是日，有大声出府中，众皆惊仆。福州城南壁忽崩七里。

初，宋吴坚等来使，不得命，留馆中，高应松绝粒不语，七日而卒，贾馀庆病死，家铉翁闻国亡，旦夕哭泣，不食饮者数日。帝高其节，欲尊官之，铉翁辞不受。宋主 及全太后至燕，铉翁迎谒，伏地流涕，谢奉使无状，不能保存宋社。宋主 及太后遂赴上都。丙申，见帝于大安殿。乙巳，授宋主 开府仪同三司、检校大司徒，封瀛国公，从行内人安康朱夫人、安定陈才人，俱自经死，有留题于裙带曰：“誓不辱国，誓不辱身。”

宋以陈宜中为左丞相兼枢密使，都督诸路军马，陈文龙、刘黼参知政事，张世杰为枢密副使，陆秀夫直学士院，苏刘义主管殿前司。宋召李庭芝为右丞相，

姜才为保康军承宣使，召故相叶梦鼎为少师，充太一宫使。梦鼎闻命，即航海赴之，道梗不能进南向恸哭而还。

宋以赵溍为江西制置使，进兵邵武；谢枋得为江东制置使，进兵饶州；李世逵、方兴等进兵浙东，吴浚为浙东招谕使，邹沅副之。毛统由海道至淮，约兵会合。仍诏傅卓、翟国秀等分道出兵。时枋得败走，已不能军。沅，吉水人也。

宋文天祥至福安，拜右丞相兼枢密使，都督诸路军马。天祥以国事皆决于陈宜中，议论多不合，固辞不拜，乃以为枢密使、同都督。天祥使吕武招豪杰于江、淮，杜浒募兵于温州。

帝召宋降将问曰：“汝等何降之易耶？”对曰：“贾似道专国，每优礼文士而轻武臣，臣等久积不平，故望风送款。”帝遣董文忠语之曰：“似道实轻汝曹，特似道一人之过，汝主何负焉！正如汝言，则似道轻汝也固宜！”

巴延入朝，帝命百官郊迎以劳之。既至，拜同知枢密事，以陵州、藤州户六千为食邑。

以董文用为卫辉路总管。

卫辉当要冲，民为兵者十九，馀皆单弱，贫病不任力役。会初得江南，图籍、金玉、财帛之运，日夜不绝于道，警卫输挽，日役数千夫。文用曰：“吾民

敝矣，而又重妨穡事，殆不可。”乃言于司运者曰：“郡邑胥役足备用，不必烦民也。”司运者曰：“即如公言，万有一不虞，罪将谁归？”文用即为手书，具官职、姓名保任之。民得以时耕，而运亦济。

宋直学士院陆秀夫罢。陈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间，知军务，每事咨访始行，秀夫亦悉心赞之。旋与宜中议不合，宜中使言者劾罢之，谪居潮州。

时衢、婺诸州皆复为宋守，董文炳谓索多曰：“严州不守，临安必危，公往镇之。”未十日，诸州连兵来攻，索多拒战三阅月，复破婺州。衢守备甚严，索多率总管高兴等鼓噪先登，拔其城。宋权知府事萧雷龙脱走，与同里黄巡检起兵，度不能支，与麾下数人奔入闽，未出境，为同安武人徐浚冲获送县，县尹刘圣仲素与雷龙有怨。杀之。

时临军赵孟垚复明州，战败，见获，不屈，磔死。福王与芮从子孟朶，谋举兵绍兴，事泄，被执至临安，范文虎诘其谋逆，孟朶诟曰：“贼臣负国厚恩，共危社稷。我帝室之胄，欲一刷宗庙之耻。乃更以为逆乎？”文虎怒，驱出，斩之。过宋庙，呼曰：“太祖太宗之灵，何以使孟朶至此！”杭人为之陨涕。

宋故相留梦炎降。

宋广东经略使徐直谅，遣其将梁雄飞请降于隆兴，阿尔哈雅假雄飞招讨使，使徇广东。既而直谅闻闽中

颁诏，乃命权通判李性道、摧锋军将黄俊等拒雄飞于石门。性道不战，俊战败，直谅弃城遁。六月，丁卯，雄飞入广州，诸降将皆授以官，俊独不受，被杀。

宋吴浚聚兵于广昌，遂复南丰、宜黄、宁都三县。翟国秀取铅山，傅卓至衢、信诸县，民多应之者。会浚兵战败，国秀引还，卓兵亦败，遂降。

己巳，以孙子五十三世孙曲阜县尹孔治兼权主祀事。

壬申，罢两浙大都督府，立行尚书省于鄂州、临安；设诸路宣慰司，以行省官为之，并带相衔；其立行省者，不立宣慰司。

甲戌，以《大明历》浸差，命太子赞善王恂与江南日官置局更造新历，以枢密副使张易董其事。易、恂奏：“今之历家，徒知历术，罕明历理，宜得耆儒如许衡者商订。”从之。诏衡赴大都。

国子生博果密受学于王恂、许衡，尤为衡所推许，帝尝召试所业，嘉叹之。至是，偕同舍生上疏曰：“王者建国君民，建学为先。自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之世，莫不有学，故治隆于上，俗美于下。臣等复取平南之君建置学校者，为陛下陈之：晋武帝尝平吴矣，始建国子学；隋文帝尝灭陈矣，俾国子不隶太常；唐高祖尝灭梁矣，诏诸州县及乡并令置学；太宗增筑学舍，高宗立六学，皆承高祖之意也。然晋之平吴，

得户五十三万而已；隋之灭陈，得郡县五百而已；唐之灭梁，得户六十馀万而已；其崇重学校已如此。况我堂堂大国，奄有江、岭之地，计亡宋之户不下千万，此陛下神功，非晋、隋、唐所敢比也。然学校之政，尚未全举，臣窃惜之！臣等向蒙圣恩，俾习儒学，圣意岂不以诸色人仕宦者常多，蒙古人仕宦者常少，欲臣等晓识世务，以备陛下之任使乎？然学制未定，学徒数少，譬犹责嘉禾于数苗，求良骥于数马，恐其不易得也。为今之计，欲人材众多，通习汉法，必如古昔遍立学校，然后可。若犹未暇，宜于大都弘阐国学，择蒙古人年十五以下、十岁以上质美者百人，百官子弟与凡民俊秀者百人，俾廩给各有定制，选德业充备足为师表者，充司业、博士、助教而教育之。使其教必本于人伦，明乎物理，为之讲解经传，授以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道。其下复立数科，如小学、律、书、算之类，每科设置教授，各令以本业训导。小学科则令读诵经书，教以应对进退事长之节；律科则专令通晓吏事；书科则专令晓习字画；算科则专令熟娴算数。或一艺通然后改授，或一日之间更次为之，俾国子学官总领其事，常加点勘，务要俱通，仍以义理为主，有馀力者，听令学作文字。日月岁时，随其利纯，各责所就功课，程其勤惰而赏罚之，勤者升之上舍，惰者罚之下舍，待其改过，则复升之，假日则

听令学射，自非假日，无故不令出学。数年后，上舍生学业有成就者，听学官保举，蒙古人若何品级，诸色人若何仕进；其未成就者，且令依旧学习，俟其可以从政，然后岁听学官举其贤者、能者，使之依例入仕；其终不可教者，三年听令出学。凡学政因革增减，皆得不时奏闻，则学无弊欺，而天下之材亦皆观感而兴起矣。然后续立郡县之学，求以化民成俗，无不可者。”书奏，帝览之，喜。

戊寅，诏作《平金》、《平宋录》及《诸国臣服传记》，命耶律铸监修国史。

壬辰，以户部尚书张澍参知政事，行中书省于北京。

秋，七月，丁酉，宋文天祥开府南剑州，经略江西。天祥欲还温州进取，陈宜中不从。盖宜中弃温入闽，欲倚张世杰复浙东、西以自洗濯，故命天祥开府南剑。

宋涪州观察杨立子嗣荣请降诏招谕其父，从之。

初，临安既破，阿珠以宋太皇太后手诏谕李庭芝使降。庭芝登城，谓使者曰：“奉诏守城，未闻以诏谕降也。”及帝次瓜洲，太皇太后复赐庭芝诏曰：“比诏卿纳款，日久未报，岂未悉吾意，尚欲固圉耶？今吾与嗣君既已臣伏，卿尚为谁守之？”庭芝不答，命发弩射使者，毙一人，馀皆奔去。阿珠及遣兵守高

邨、宝应以绝其饷道，博罗懽又攻拔泰州之新城，驱夏贵淮西降卒至城下，以示庭芝。庭芝幕客或劝为计，庭芝曰：“吾惟一死而已！”阿珠复遣使者持诏招庭芝，庭芝开壁纳使者，斩之，焚其诏于陴上。既而淮安、盱眙、泗州以粮尽降，庭芝犹括民间粟以给兵，粟尽，又令官人出粟，又尽，令将校出粟，杂牛皮、麩糲以给之。兵有自食其子者，然犹力战不屈。

姜才闻高邨米运将至，出步骑五千战于丁村，自夜达旦，北兵多败。阿珠使巴延彻尔救之，所将皆阿珠麾下，才军识其旗帜，皆溃，才脱身走。时高邨水路已绝，阿珠复遣将陆路邀击米运，杀负米卒数千，由是饷益不继。

阿珠请于帝，降诏赦庭芝焚诏、杀使之罪，令早归款，庭芝不纳。会福安使至，庭芝欲赴召，命制置副使朱焕守杨，而自与姜才将兵七千趣泰州，将东入海。庭芝既行，焕即以城降。阿珠分道追及庭芝，杀步卒千余人。庭芝走入泰州，阿珠围之，且驱其妻子至陴下招降。会姜才疽发背，不能战；泰州裨将孙贵、胡惟孝、尹端甫、李遇春，开北门纳外兵。庭芝投莲池中，水浅不死，遂与才俱被执，至扬州，阿珠责其不降，才曰：“不降者我也！”愤骂不已。然阿珠犹爱其材勇，未忍杀之。焕请曰：“扬自用兵以来，积骸满野，皆庭芝与才所为，不杀之何俟！”阿珠乃皆

杀之，扬民间者莫不泣下。

有宋应龙者，以儒生知兵，出入行陈三十余年，至是为泰州谏议官。州守孙良臣之弟舜臣，自军中来说降，良臣召应龙与计。应龙极陈国家恩泽，君臣大义，请杀舜臣以戒持二心者，良臣不得已杀之。及泰州降，应龙夫妇自经死。提刑司谏议庐人褚一正，置司高邮，督战，亦被创没水死。淮东地尽归附。

甲寅，以杨村至浮鸡泊漕渠回远，改从孙家务。

丙辰，遣使以香币祀岳渎、后土。

以尚书右丞阿尔哈雅为平章政事，签书枢密院事、淮东行枢密院锡奇里密实为中书右丞，参知政事董文炳为中书左丞，淮东左副元帅达春，两浙大都督范文虎，江东、江西大都督、知江州吕师夔，淮东、淮西左副都元帅陈岩，并参知政事。

是月，翰林侍读学士郝经卒。经为人，尚气节，为学务有用，拘宋十六年，从者皆通于学。及卒，官为护丧还葬，谥文忠。

八月，己巳，穿武清蒙村漕渠。

扬州既破，元兵攻真州益急。宋都统司计议赵孟锦，乘雾袭其营，少顷，雾开，营中见孟锦兵少，逐之，孟锦登舟，失足堕水死，城遂破。安抚使苗再成死之。

召阿召阿珠入朝，赐泰兴户二千为食邑。

宋杨亮节居中秉权，秀王与择，自以国家亲贤，多所谏正，遂犯忌嫉，诸将俱惮之。至是诏出兵浙东，朝臣言：“与择有刘更生之忠，曹王皋之孝，宜留辅以隆国本。”谮者益急，卒遣之。与择围婺州，董文炳拒之，及还。

宋以王积翁为福建招捕使，黄恮副之。积翁兼知南剑州，备御上三州；全兼知漳州，备御下三州。

宋张世杰遣都统张世虎与吴浚合兵十万，期必复建昌；与李恒战，兵败，浚奔宁都。

帝归帝归自上都，以鄂啰齐参知政事。

宋太皇太后谢氏，以疾久留临安。至是，遣人自宫中舁其床以出，同侍卫七十二人北赴大都，降封寿春郡夫人。

九月，壬辰朔，命国师作佛事于太庙。

庚子，命姚枢、王磐选宋三学生之有实学者留京师，馀听还家。

癸卯，以平宋赦天下。

丙午，敕常德府岁贡包茅。

阿喇罕、董文炳及蒙古岱、索多以舟师出明州，达春及吕师夔、李恒等以骑兵出江西，分道略闽、广。

东莞民熊飞守潮、惠，闻宋赵溍至，即以兵应之；攻梁雄飞于广州，雄飞遁，飞遂复韶州、新会。会曾逢龙亦率兵至广州，李性道出迎谒，飞与逢龙执性道，

杀之，潘遂入广州。

宋知邕州宕昌马陜将入卫，而临安已破，因留静江，总屯戍诸军。阿尔哈雅将进取广西，陜发所部及诸峒兵守静江，而自将三千人守严关。攻之，不克，乃以偏师入平乐，过临桂，夹攻陜，陜退保临江。阿尔哈雅使人招降，陜发弩射之。攻三月，陜不解甲，前后百馀战，城中死伤相藉，讫无降意。

辛酉，诏宋宗臣鄂州教授赵与漂赵闕，以漂入见，言宋败亡之故，悉由误用权杆，词旨激切。帝为之感动，即授翰林待制。

冬，十月，丁亥，两浙宣抚使焦友直，以临安经籍、图画、阴阳秘书来上。戊子，淮西安抚使夏贵请入覲，乞令其孙贻孙权领宣抚司事，从之。

以淮东左副都元帅阿尔为平章政事，河南等路宣尉使哈喇哈逊为中书右丞。

壬戌朔，宋文天祥师次汀州，遣赵时赏等将一军趣赣以取宁都，吴浚将一军取雩都，刘洙等皆自江西以兵来会。时赏，和州宗室也。

吕师夔等将兵度梅岭，赵潘使熊飞及曾逢龙御之于南雄，逢龙败死，飞走韶州。进兵围之，守将刘自立以城降，飞率兵巷战，兵败，赴水死。

十一月，阿喇罕、董文炳攻处州，知州李珣以城降。甲辰，宋秀王与择偕弟与虑、子孟备及观察使李

世达、监军赵由 葛、察访使林温、知瑞安府方洪被执，皆不屈死。

大兵破建宁府、邵武军，宋陈宜中、张世杰，备海舟奉宋主及卫王、杨太妃等登舟。时军人十七万，民兵三十万，淮兵万人，与北舟相遇，值天雾晦冥，舟得以进。

宋王积翁弃南剑，走福安，遣人纳款。至是，军集城下，积翁为内应，遂与知府王刚中同降。

宋主行至泉州，舟泊于港，招抚使蒲寿庚来谒，请驻蹕，张世杰不可。初，寿庚提举市舶，擅利者三十年，或劝世杰留寿庚不遣，凡海舶不令自随，世杰不从，纵之归。继而舟不足，乃掠其舟，并没其货。寿庚怒，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州者，宜中等乃奉宋主趣潮州。寿庚遂与知泉州田子真以城降。

癸丑，併省内外诸司。

庚申，敕：“管民及理财之官，由中书铨调；军官由枢密院定义。”

高丽国王王愷更名晞。

十二月，辛酉朔，宋江西制置使赵溍弃广州遁，副使方兴亦遁。

降将王世强为乡导，破福安。王刚中既降，使徇兴化军，宋知军事陈文龙斩之而纵其副使，持书责世强、刚中负国，遂发民兵固守。阿喇罕复遣使招之，

文龙复斩之。有风其纳款者，文龙曰：“诸君特畏死耳。未知此生能不死乎？”乃使其部将林华御于境上，华反为乡导，引兵至城下，通判曹澄孙开门降。文龙被执，劝之降，不屈，左右凌挫之，文龙指其腹曰：“此皆节义文章也，何相逼耶！”卒不屈，乃械送临安，文龙不食死。其母系福安尼寺，病甚，左右视之泣下，母曰：“吾与吾子同死，又何恨哉！”亦死之。众叹曰：“有是母宜有是子！”为收葬之。

东、西川守将，合兵万人围宋重庆，大肆剽掠，军政不一，城中益得自守。宋制置使张珩领重庆之命，不能赴官，留合州以抗北军，遣帅复泸、涪二州，北军以不和而溃，珩乃得入城，遣将四出，所向俱捷。珩旋遣使访二王所在，时宋主迁播闽、广，号令不达于四川，而川中诸将犹为宋守。

阿尔哈雅致书马璩，许以为广西大都督，璩不听；又请帝亲降手诏谕之，璩焚诏斩使。静江以水为固，阿尔哈雅乃筑堰，断大阳、小溶二江以遏上流，决东南埭以涸其湟，城遂破。璩闭内城坚守，又破之。璩率死士巷战，伤臂被执，断其首，犹握拳奋起，立谕时始仆。璩家世以忠勇为名将，至璩，死节最烈。淮人黄文政，先戍蜀，军溃，走静江，璩邀与同守，城破，亦被执。文政大诟，不屈，断其舌，以次剗、刖之，文政含胡呿咄，比死不绝声。

邕守马成旺及其子都统应麒以城降。墜部将娄钤辖，犹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。阿尔哈雅笑曰：“是何足攻！”围之十馀日，娄从壁上呼曰：“吾属饥，不能出降，苟赐之食，当听命。”乃遗之牛数头，米数斛，一部将开门取归，复闭壁。北军登高视之，兵皆分米，炊未熟，生齏牛，啖立尽。鸣角伐鼓，诸将以为出战也，甲以待，娄乃令所部人拥一火砲然之，声如雷霆，震城堞皆崩，烟气涨天，外兵多惊死者。火熄，入视之，灰烬无遗矣。阿尔哈雅悉坑其民。民得逃入西山者七百人，阿尔哈雅许以不杀，招之使降，七百人皆自杀，无一降者。阿尔哈雅乃分兵取郁林、浔、容、藤、梧等州。广西提刑邛人邓得遇，闻静江破，朝服南望拜辞，书幅纸云：“宋室忠臣，邓氏孝子，不忍偷生，宁甘溺死。”遂投南流江而死。

宋主在惠州，甲子，遣倪坚奉表，诣军前请降。逾时，索多命其子元帅伯嘉怒偕坚赴大都。

以哈坦、奇尔济苏领东川行枢密使，攻合州；布哈、李德辉领西川行枢密院，攻重庆，仍令德辉留成都给军食。

壬申，李思敬告运使姜毅所言悖妄，指毅妻、子为证，帝曰：“妻、子岂为证者耶？”诏勿问。

庚寅，诏谕浙东、西、江东、西，淮东、西、湖南、北府州军县官吏军民：“昔以万户、千户渔夺其

民，致令逃散，今悉以人民归之元籍州县。凡管军将校及宋官吏，有以势力夺民田庐产业者，俾各归其主，元主则以给附近人民之无生产者。其田租、商税、茶、盐、酒、醋、金、银、铁冶、竹货、湖泊课程，从实办之。凡故宋繁冗科差、圣节上供、经总制钱百馀件，悉除免之。”

是岁，行省云南赛音谔德齐，以所改郡县上闻。云南俗无礼义，男女往往自相配偶，亲死则火之，不为丧祭，无秔稻桑麻，子弟不知读书。赛音谔德齐教之拜跪之节，婚姻行媒，死者、为之棺槨、奠祭，教民播种，为陂池以备水旱，创建孔子庙、明伦堂，购经史，授学田，由是文风稍兴。

云南民以贝代钱，是时初行钞法，民不便之，赛音谔德齐为闻于朝，许仍其俗。又患山路险远，盗贼出没，为行者病，相地置镇。每镇设土酋吏一人，百夫长一人，往来者或遭劫掠，则罪及之。有土吏数辈，怨赛音谔德齐不己用，至京师诬其专僭数事。帝顾侍臣曰：“赛音谔德齐忧国爱民，朕洞悉之，此辈何敢诬告！”即命械送赛音谔德齐处治之。既至，脱其械，且谕之曰：“若曹不知上以便宜命我，故诉我专僭。我今不汝罪，且命汝以官，能竭忠自赎乎？”皆叩头拜谢曰：“某有死罪，平章既生之而又官之，誓以死报。”